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序

春秋因魯史以示義而發明春秋之義者則自左氏傳始左氏聖人之徒也身為國史親見策書因博採列國之記載會萃為傳以發明春秋之大義使聖人之引而不發者昭然於簡策間班氏所謂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然則卽事為經者聖人之義也論本事而為傳者左氏發明聖經之義也皆不欲空言說經也後之學者以實事為空言譁然於一字之褒貶曰此春秋之例也始求於左氏而義不可通繼求之公穀二家而不可通者愈甚則又自為一例故釋例之書不下數十家例愈繁而義愈非用此例以誅人又用此例以賞人朱子所謂大類後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為

而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抑知春秋無例左氏亦無例或曰左氏言例詳矣杜征南因分爲正例變例而謂之無例可乎曰傳之例皆史氏之舊例非左氏自定之例也傳曰來告則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豈作春秋時告於夫子乎曰辟不敏者豈夫子作春秋而辟不敏乎傳明言例之受於史官矣蓋史官之例有五有舊典禮經至春秋而猶有存者例也即義也有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則名存而實亡也有魯史自相傳受之例則得失參半也有霸國更定之例則勢利爲進退也有魯君臣私意自定之例則詳畧無定理也其例本於史氏其義不可深求而杜氏謂凡例皆周公之體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則謬也或又曰左氏奚不直指聖人

之義曰不敢也春秋本朝之史宗國之書聖人但託其事以明王法未闕顯斥當時之君相而誅之猶且自聽於知我罪我而謂左氏敢乎哉或又曰史氏之例既未可以義求左氏何弗去之曰若盡去之則學者直以爲聖人手定之例而其誤轉甚隱桓以來兵加於魯者君大夫將皆稱人至文十五年稱齊侯襄十七年稱齊高厚小國之君忽伯忽子會盟之序忽升忽降秦鄭曹滕皆伯爵而或書大夫或不書大夫蓋史不一人則文非一手事非一朝則史非一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及書爵書人書國書名書族去族之屬是非或謬於聖人沿聖人手定之例而有此而卒不一爲之刊正者存其文也紀其實也著其失也左氏臚列

史氏之例而瑕瑜各不相掩使學者深思得之夫然後不得混於聖經之義乃所以發明聖經之義歟嗚呼春秋非聖人不能作之非左氏不能述之作之者即事而爲經述之者諭本事而爲傳事舉而義存焉豈徒以其文而已哉後之讀此書者嗜其文而不求其義而好學深思之士又爲例所蒙并其事而疑之毋乃與傳經者之心相刺謬乎因成讀左補義五十卷且志其大畧弁諸卷端俟識者正焉

乾隆三十三年歲在戊子余月穀旦白巖姜炳璋石貞氏書於石泉縣署之字民軒

序

詩書聖人教世之書也春秋聖人治世之書也教則從乎言而治必按諸事教天下之公也而言卽聖人之言治亦天下之公也而事非聖人之事言卽聖人之言故言在卽教在事非聖人之事故事不備卽治不彰何也春秋之法遇事直書善惡自見而不能無筆削必有削乃有筆故欲探春秋之意者求其所筆不可得叅觀其所削而知之矣若是者舍左氏無由昔止齋陳氏之學深於春秋獨宗左氏爲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作左傳章指樓鑰序之以爲自有春秋以來所未有可謂知言矣竊嘗譬之於日月日月之光無所不燭物失好醜日月不言而物自呈之然日月之光必

自其麗於物而始見左氏其光所麗之物也光之所麗又必有其所不麗者而借之以呈其象左氏又其光所不麗之物也而世之攻左氏者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夫左氏之言固有過[illegible]且失實者然觀其言當思其所以言而推見其不言之隱且吾所取於左氏者謂能備其事而可循是以求聖人筆削之跡也非即以左氏之是非爲聖人之筆削也癸未之秋余試金華姜子白巖方主蘭谿講席試畢來謁問所爲曰有讀左補義若干卷未及卒錄致以前數卷先余未及觀及下處州中途無事乃悉讀之反覆數過歎曰姜子之善讀左也夫左氏之書過二百四十年之書爲一篇者也其脉絡貫通本末咸備讀者類能知之若其離合變化以斷爲續以抑

爲揚則有不得盡知者矣姜子之讀左也通其言并通其所不言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與言如此而意不如此者皆一一深思而得其故而要以是非不謬於聖人爲宗學者循是而探索之而聖人筆削之意乃可窺也則謂自有左氏以來未有此書可也爰序數語寄之以亟索其全帙

友人錢維城題

序

春秋史而經也左傳史而翼經也其義一也始前漢諸經立學官公羊穀梁各有博士而左傳不與張蒼獨好是書賈誼劉歆之徒皆傳其學而集成於杜預其後諸家紛起穿穴揚搉殆無遺蘊然而或長於經或長於史分門別戶不可合并而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或已渺矣且夫左氏非一家之學也上自天文下及地理中合禮樂兵刑陰陽聲律巫醫卜祝之流胥綜核而條貫之而要領則在乎發明經義此吾友寧郡姜君白巖先生讀左補義之所由作也其書詳考於兩漢以後歷代諸家之說而搜羅也富研練也精折衷也當多暢前人所欲言而發前人所未發者於是乎傳之義明而經義

大著寧化雷翠庭師嘗學兩浙嘗亟稱白巖之經術予耳熟白巖之名也久師亦嘗稱予於白巖神相契者已數十載而獨不得一晤君把臂上下議論也已丑白巖與其徒毛君寅谷來越予得晤君因出所著示予予曰此眞得乎以史翼經之義者矣寅谷復於白巖所未言者發其緒餘是白巖旣於傳補義寅谷又補以文家之法而左傳乃更無餘蘊鈎左氏功臣也天下後世不乏力學之士必有能信好是書奉爲枕秘者豈獨予也乎哉山陰同學弟張嗣銓頓首拜序

序

左氏之傳春秋以經爲綱而傳爲之目無傳則綱舉而目不張傳之所以輔經也左氏學於聖人發明聖經之旨而不失聖人垂訓之義故三傳皆有功於春秋而素臣則獨推左氏漢魏以來學左氏者劉賈之後繼以服杜至隋而杜獨行服義遂微杜蓋以例釋左其說有正例變例非例之分而爲例之情又有五白是言經傳者鮮不循其涯涘矣姜子白巖獨以爲聖經無例左氏之言例從舊史氏也杜氏舍其義而專言例以致是非或謬於聖人非左氏傳經之義也爰作讀左補義一書因傳以釋經援經以立義發其微於博記之中會其神於文字之外如交質之發明春秋托始桓王之義如諸

侯赴告稱名之引舊典如仁而不武之謂鄭靈不謂歸生弒
齊懿之死由於公子元不在邴歜閻職諸如此類意爲創見
理極自然所謂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吾蓋於白巖見之春秋
以經爲綱以傳爲目而讀左一書則由目泝綱而無不相合
此眞發前人之未發深得左氏之義而闡聖經之微者也豈
徒捃摭衆說尋章摘句自號一家之書已哉是不可以不序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孟夏長洲彭啓豐序

刻讀左補義例言

讀左補義一書吾師闡發先賢釋經之義意詳辭簡其中用杜者什之六七先生嘗曰杜解精確處一字一珠任後人更張百變細按終不可易故用之獨多杜所未明採之孔疏疏所未顯採之諸說或稱某氏或稱某書友朋相遇輒爲商榷一言之贈亦著由來諸說未明補以己說用按字別之其不載姓氏者皆杜解也

春秋無例左氏之例原非釋經故凡杜氏云見某例者刪經傳解複見者刪有無待註而自明者刪有戾經旨違傳意者並刪杜於地志水道最核今姑畧之一遵 皇輿表便人易曉也東萊呂氏著博議集傳傳說數種并文集中雜

記今引用者並稱呂說趙東山作補註中有陳氏曰者採止齋之說也與陳後傳小異而大同其左傳章指則未之見今統入陳傳以便省覽篇中兩說並存備參考者已折衷於綱領也

是書起事於乾隆丙子二月至丁丑五月中較先生初有事於詩經脫稿未經抄謄復加訂正至己卯竣事庚寅理春秋舊業祗有總評未遑及註疏也癸未掌教蘭江書院示諸同志次君 堪 侍因抄其總論若干卷就正芝庭稼軒兩師皆謂自有傳以來未有此趣卒業因命隨傳釋之而附評論於後甲申先生謁選入 都長嗣 琭 從得蜀之石泉縣此晉擢行篋中至邑百廢俱舉暇則談經長君復取前稿續鈔凡註中有按字者皆先生指授而兩嗣手錄者也

就稿，購書人繕寫，遂有清本焉。戊子，先生謝病歸象山，過郡，昇力贊此書之成。明年，秦先生居越之山寺，先生寢食其中，增刪稿本。時張百斯先生相過從商榷。明年至昇家，同人重集，又易稿，至壬辰而書成。

是集引用說春秋諸家書目一百數十種，已刻於徐氏通志堂，見於朱氏經義考，可覆按也。其在二書外，如王子長左翼（按經義考云：烏程王震作左氏參同四十三卷，又別有左翼，不詳其名。今按震書名左翼，無參同名，實一書也）、薛文介（三省，字魯叔）春秋辨疑、萬充宗（斯大）春秋隨筆、學春秋質疑、何義門（焯）讀書記、朱可亭（軾）春秋鈔、方望溪（苞）春秋直解、通論、比事目錄、義法舉要、徐健菴（乾學）讀禮通考、董次公（守諭）左傳簡秀、姜上均（兆錫）胡傳參義、全謝山（祖望）經史問答、齊

河洲南周春秋傳質疑及無名氏管見於李友立價得嘗見止歷植一卷無名氏今李下世無由質之十餘種也詳義畧文是書之旨恐學者專以文求而義爲之掩也昇謂使絶不言文無以厭讀左者之心請用評文之語細書其端如選家例何如先生曰吾老矣而有志而其爲之昇勉承師命因稽之諸選質之同人參以己説間有餘文剩義亦時補綴之而折衷於先生時汪友素山出其尊人甬亭先生溥思左評相示融會馮天閑周聘侯二家之長書中多所採用鈔成先生喜曰是亦讀左者應有之事也

是書初意藏諸家塾昇以爲先生十餘年之精力萃於此書自肖嘉惠後學詒同志遂佽助附雕至癸巳而竣事先生

下榻舍間者十年，癸酉同舉鄉薦明年先生成進士，昇遂
講席者幾二十年，今復侍側得與參校之列誠幸事也因
識其顛末如此云。

受業毛昇謹識

讀左補義目錄

讀左補義目錄終

同學叅閱姓氏

倪承寬 敬堂 仁和　　紀昀 曉嵐 獻縣

朱筠 竹均 大興　　范家相 蘅洲 會稽

茹敦和 三樵 會稽　　宋弼 蒙泉 德州

宋銓 半塘 安邑　　彭紹觀 鏡湖 長洲

湯英棨 沙舲 仁和　　任基振 養拙 高郵

雷定淳 蕙畝 寧化　　魯仕驥 絜非 新城

齊世南 葆園 天台　　鮑昊條 南有 餘杭

范永澄 半村 寧波　　曾一貫 毅誠 邵武

屠可堂 雁湖 鄞縣　　柳秉禮 敬承 蘭谿

徐本禮 秉之 寧波　　呂儀表 入特 梓橦

蔣學鏡 娥埜 鄞縣　盧鋾 月船 鄞縣

董秉純 小鈍 鄞縣　史節哲 蕃帆 象山

萬維𩂯 楓江 嘉善

後學參閱姓氏

王鋼 立夫 鄞縣　林學本 楙齋 鄞縣

汪國 器卜 鄞縣　邵寶階 廷芝 仁和

邵埜 安侯 鄞縣　袁鈞 秉國 鄞縣

門人參閱姓氏

董秉鼎 鄞縣　柴可安 鄞縣

李立檟 鄞縣　倪沛湖 鎮海

魏登龍 寧海　林鈺文 謝谿

一張應鵬　漢州　馮學颺　鄰水
馬士進　渠縣　李思理　新繁
金　渭　鄞縣　倪象占　象山
周灯南　象山　王　播　江油
張郡猷　浮山　段　烈　石泉
毛　玫　寧波　陳　琦　鄞縣
岑秉鈞　餘姚　宋嗣夔　鄞縣
林士蓮　鄞縣

後學校閱姓氏

倪沛綸　鎮海　毛忠棠　鄞縣
洪桂芬俱受業　鄞縣　宋肇經　鄞縣

黃定豐　鄞縣　盧雲騖　鄞縣

盧雲鵠　鄞縣　毛忠勲　鄞縣

讀左補義卷首

白巖　姜炳璋　輯

綱領上

春秋書法有義有例有定者義也故定哀之微辭即隱桓之大義無定者例也故隱桓之定例非閔僖之成法左氏魯史也其所稱凡例前史所傳於作傳時復即事而類推之使學者考見其得失而但於敘事中發明聖人之義也史官之例者五因約畧指數以例其餘

一西周舊典九則

周公制禮手定典章宏綱細目皆備太史內史小史

外史之屬遂而守之大雅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東遷後猶存什一于千百史官紀事爲成例焉

春秋踰年改元即位葉石林曰有喪次之位有南面之位喪次之位所以繼體也一年不二君故雖即位未成其爲君出見羣臣于寢門之外天子稱予小子諸侯稱子是也南面之位所以朝羣臣也踰年不可無君至明年正月朝朔廟見以所受命者告而稱元年是也白虎通德曰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即位改元而未嘗號令也三年除喪乃即位踐祚南面朝羣臣稱王以發號令也兼此二說其禮始備胡傳謂凶服不可以入廟引伊尹祠於先王爲冢宰攝行之證然曰嗣王祗見厥祖豈得謂尹攝乎朱子曰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也

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猶以爲巳私服。此定論也。告廟之後
仍反喪服。諒闇三年。三代同之。春秋頃王求金于魯。不稱王
使。來喪在喪。出會稱曰宋子。其西周之舊典哉。又既葬稱君未葬稱子則
當時之亂制也詳見僖十年　諸侯薨以名赴。以名赴於王。卽述赴於王者以赴同
[illegible]春秋告終稱嗣以名赴。猶古道也。故夫子存之也。詳見隱七年
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書天王崩。乙未書楚子昭卒。甲寅
距乙未。四十有二日矣。繫於十二月。則閏也。喪不數閏。史因
而不書閏。禮也。故夫子因之也。成三年新宮災。三日哭。新宮
宣宮也。三年喪畢而後新主入廟。亦猶行古之道也。
春秋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卽位。不行卽位之禮。無可書也。卽
位而書于策者。舊典也。其不書者。禮之變也。隱之不書。攝也。

莊閔僖則繼弑也。桓宣亦繼弑而書卽位。自同於遭喪繼立者。不以弑告也。然踰年朝正改元則無異。夫朝朔之禮。行于正月則爲朝正。行於常月則爲告朔。不獨卽位改元而後行之也。（詳見文六年註）傳五年傳曰。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爲告朔之禮。登臺爲日至之禮。皆舊典也。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以閏非常月。故闕其禮。公之惰也。十六年書公四月不視朔。則公疾故也。而魯廢告朔。遂自此始。然而文以前皆告朔可知也。文以後亦非遂廢告朔也。至哀公之世。而餼羊致慨矣。然告朔廢而朝正則十二公行之。故襄之篇書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諸公在外闕朝正之禮者不一也。特於其尤甚者存一事以示法。且

以見在國之未有不朝正也若即位而朝正改元則王朝列國皆行之又不獨魯爲然也

春秋之世惟桓王親將伐鄭四國以師從雖一敗不振然不可謂非天討之正也諸侯黨衛朔而伐黔牟王人子突救衛雖無補於衛然不可謂非救無辜伐有罪之師也齊桓伐宋請於王王以單伯會之雖志在圖伯然不可謂非司馬臨戎之制也王命伐衛敗其師雖受賂而還不可謂非元侯受命之舊也晉之文襄徵兵討貳未嘗請命於天子厲公伐鄭始以王臣會楚強而伯不足以制故假王命一諸侯以伐之也然不可謂非周室聲靈之猶故也僖公一朝襄王不於京師非其地矣然志在於朝不可謂非朝王之舉也成公一朝簡

王於京師禮也而志在會伐并不得謂朝矣故曰如京師而已然不可謂非愈於如晉如楚之屈辱也王人而下盟王臣而見執諸侯之放恣也然史猶以內辭書之如書會伐書會書執書至書卒皆同內大夫不敢外王朝而言周不可謂非大一統之義也昭之備大夫城成周諸侯不躬親傲矣執人於王都悖矣然不可謂非列國勤王之舉也敬王入于成周晉定觀望五年而納之其罪多矣然不可謂非諸侯敵愾之功也若夫莊公敗宋而遣使弔災僖公援楚伐齊取穀而不廢喪紀晉士匄伐齊而聞喪而還楚郤宛伐吳而聞亂而止雖功利攙擄多行不義然不可謂非古道之在人心也即以爲西周之遺意未亡可也

五等諸侯。公侯伯子男書皆稱爵也。春秋朝聘會盟之國宋爲公。晉齊衛陳蔡邢紀滕薛杞鄧爲侯。秦鄭曹穀滑北燕爲伯。吳楚徐越莒邾小邾郳鄫沈胡頓爲子。許宿爲男。此三十四國最著者。邾小邾封於周襄王之世。餘皆西周舊國也。其後侯爵而降子。降伯矣。子爵而稱王矣。降爵猶可言也。僭王不可言也。然而春秋之初。杞與滕薛雖弱。猶以侯書。荆强猶以號舉也。至荆改號楚。始稱人。及陵夷日甚。降爵者如其自降之爵。而楚吳越三强國。即進而稱爵。一禀周京之舊。而褫其僭名。舊典未亡。其大端也。若五等以下爲附庸。附庸不得謂之諸侯。胡傳附庸之君例稱字。據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文也。杜解附庸之君例稱名。據莊五年郳犂來來

朝之文也董子曰附庸書字者三十里書名者二十里其或然歟故蕭叔書字介葛盧書名其殆舊典歟

諸侯不生名諸侯之世子稱名故僖七年甯母之會書陳世子欵鄭世子華附庸之世子稱人故桓十五年書邾人牟人葛人來朝君生世子必書而不以太子之禮舉之則否故子同書而子惡不書也世子猶太子也後儒以誓于天子爲世子誓則楚商臣書世子矣未聞楚人而誓于天子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繫之公者不必太子之母弟母在父也即母弟亦繫之公統于公也二語本辨例其云庶弟不得稱弟者先王爲立儲言之如景王既崩大子壽早卒悼王爲母弟而子朝庶孽矣蓋周之舊典也春秋諸侯母弟稱弟以

其任用而見經者。皆母弟也。行葦之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苟知有母弟之親。而不知有父。程子以為禽道也。豈先王之典法哉。

王世子不名。如首止之會。稱王世子是也。王子稱字。如王季子來聘是也。必見殺相殺而後名。如弟佞夫王札子是也。爭立則名。如王子朝是也。王朝必冢宰而後兼稱宰。如宰咺宰周公宰渠伯糾是也。王朝大夫稱字。如南季仍叔家父榮叔叔服是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禮為中大夫。吳氏曰。王朝中下大夫。四命無封邑者。以字配氏也。王朝之士稱名。如劉夏石尚是也。而王朝卿大夫並稱王人。如翟泉之盟。王子虎稱王人。則知救衛之子突稱字。大夫也。謂為下士之微而

嘉之不知嘉其救衞不在稱字也畿內諸侯卒不稱爵從天子之告命爲文如王子虎劉卷是也葬則舉謚稱公同於諸侯也王臣之見經者祭伯凡伯毛伯名伯單伯尹子劉子單子皆畿內之卿而或以爲大夫者非也

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尊無與敵也其嫁女於諸侯亦然逆后使卿公監之逆書后重天子之命歸稱字申父母之尊也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故紀季姜以主婚書尊天子也諸侯之娶元妃以共粢盛納徵曰納幣逆夫人曰逆女至則稱以夫人某氏至有姑稱婦某氏而未聞親迎於其國也程子以爲躬逆於境內之館即禮所謂冕而親迎也春秋諸侯有躬自納幣親迎於其國者則莊之於哀姜過也有

逆。不以卿來不迎於館人不告於廟者則文之於出姜也不
及也。一殺於齊一大歸於齊。舊典其可論哉。君之世子及卿
大夫皆當親迎。鄭世子忽逆婦於陳鍼子不以爲譏。是世子
親迎之證也。楚公子圍告於莊共之廟逆於豐氏之祧。是卿
大夫親迎之證也。故莒慶齊高固皆請於其君以自逆禮也
程子以爲皆不親迎非然也。諸侯嫁女於敵國姊妹則上卿
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
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適諸侯稱女
適大夫稱字。卿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字。未嫁而卒不書。歸寧
曰來歸。內致女曰致女。外致女曰聘。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
歸於某。大歸亦曰歸於某。父母在曰歸寧。沒則使卿寧也。皆

禮經也禮之至微者莫如媵媵不書而有以繼事書者如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有以來媵書者如三國之媵宋伯姬是也天子一娶十二女三國媵之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宋為王者之後故得備十二女之數乎然姪娣一夫吾猶以為非先王之制也天子諸侯嫡御唯左氏九女十二女爲得其情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汪堯峯曰人主之身非金石耽沉慾不道之君不至此豈是周公輔成王以此導之哉吾謂九嬪世婦女御與女酒女漿之徒就於太宰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非進御於王者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王制也春秋內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氏城於冬者曰書時是曰不時不時者病農事也書時者雖時亦書重勞民也亦有於冬而曰不時

不於冬而曰時者汪氏曰傳云龍見而戒事則夏之九月周之十一月也水昏正而栽則夏之十月周之十二月正當役民之時也日至而畢則夏之十一月而周之春正月不宜興土功矣城築之事逼歷三月事畢而言之非獨指首月也正以久役而違先王三日之儀故曰不時其曰書時者役猶未久也然猶曰不得已也莊公忘父讎而築臺者三是謂樂憂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一國而爲囿者三厲民不已甚哉史悉書之不敢諱也凡創立曰作改制曰新作易舊曰新自毀曰壞故壞曰毀已毀而更作曰立春秋有不當立者如立武宮煬宮是也有不可壞者如太室屋壞是也有不必毀者如毀泉臺是也而脩舊則不書如楚宮之作不見於

經是也舊有宮易名而新之曰楚宮故程杜不解其動民而但要其欲楚其實未嘗創立也皆以西周之舊法正當時之得失也

書有高宗彤日詩有大小變雅陳災異為人君脩省之助春秋於災祲如告糴無麥苗無黍禾之類不絕書而書有年者僅二於天變如日食大雨雹大雨雪恒星不見星隕星孛隕霜不殺草隕霜殺菽雨雹雨螽隕石之類於地異如地震沙鹿崩梁山崩大水水冰無冰之類於人事如御廩雉門兩觀西宮亳社桓宮僖宮災及成周宣榭火陳宋災四國同災之類於物類如梅李實螟螽蝝蜚蜮多麋六鷁退飛鸜鵒來巢獲麟之類悉書於策皆西周成法歷世守之不敢踰越者也

一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六則

平王棄豐鎬徙國東都號令不行諸侯僭竊越四十有九年爲魯隱公之元年入春秋其閒禮樂征伐朝會聘問非復王朝之舊典矣史官載筆相沿爲例固無待桓文之變制也

朝者諸侯見天子而行臣禮也六經言朝禮詳矣而春秋獨言諸侯自相朝周官言朝覲宗遇詳矣而大行人邦交之禮獨言世相朝賈公彥曰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本襄元年知武子來聘傳曰小國朝之大國聘之之文竊以爲諸侯自相見不可言朝也故魯朝伯國諱之曰如先王之制伯子男爲小國非臣於大國也伯子男之立既朝于天子又必徧朝

方岳之列國將比年不得周是率小國諸侯而路也何以貢三年之報政王者省方諸侯同盟方岳之下五服皆相見而又煩後此之朝乎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皆所以事天子也春秋列國不朝於天子矣滕薛以侯國而朝會是媚隣以臣禮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以遠國來朝又不止同方嶽也而仍皆受之不報儼然天子自居也迫晉覇興而坐受天下之朝貢文襄且爲定制三歲一聘五歲一朝子太叔猶以爲其令不煩悼公平邱之會定朝聘之數其後一歲不朝徵朝之使出矣再歲不朝問罪之師至矣又何怪申之會率天下諸侯朝於楚賊臣哉吾故以爲世相朝之說非周官原文也否亦指當時附庸之君朝於所屬之大

國如孔子謂顓臾爲社稷之臣耳而註疏誤解之也然則東
遷後之朝聘會同其名存其實亡也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春秋書伐者二百十有三大
抵諸侯攘諸侯以相伐者也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
襲小雅六月之詩云鉦人伐鼓晉語云趙盾伐宋治兵振旅
鳴鐘鼓以至於宋皆爲有鐘鼓之證侵與襲皆潛師而實不
同侵有率與國者如齊桓侵蔡是也有用全師者如魯莊侵
宋是也襲則猝然偏師掩取僅齊莊襲莒一見而已敵未陳
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
某師皆陳者兵交之謂彼來而我應之兩軍相壁如城濮之
戰鞍之戰是也若敵未成列而我敗之如晉人敗秦師於殽

也或彼成列欲戰而我故緩之如曹劌之敗齊師於長勺也
或敵雖成列猶未欲戰而我以詐誑之如越人之敗吳師於
檇李也未嘗兵交出其不意皆未陳之例也克者勝敵之謂
止鄭伯克段一見此克而彼大崩矣然不書戰不書段之敗
績而創為此文君臣之分非必盡如二君相敵聖人之特筆
也春秋書滅國之慘甚矣而尤甚者莫如曰取某師取之者
威力兼備網羅掩覆一軍盡禽如宋皇瑗之取鄭師於雍丘
鄭罕達取宋師於嵒是也晉伯已銷殺人無忌幾同於戰國
始知伯者之有關於民命也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
之勝國者大師陷敵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為我所勝而有之
之國也通以滅為文獲大都得而弗有如狄人之於衛秦人

之於滑。宜以入爲辭而已。故又曰弗地曰入。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又曰凡書取言易也。而或以爲國稱滅邑稱取。然春秋唯以難易爲辭。其國邑非所論也。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如虞師晉師滅夏陽。吳滅州來是也。不用師徒卽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如宣取根牟。成取鄟。襄取邿。是也。或謂旣書伐而又書取。安見其不勞乎。不知用師伐國而以餘力得邑。則猶以爲易也。如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也。或以爲諱魯之滅國。故曰取。不知滅項不諱。此何以諱也。且宋人取長葛。齊人取濟西田。徐人取舒。書取邑取田。不獨魯也。或云諱其取。故不稱公。春秋魯史也。但言取。則魯取之可知矣。猶項言滅則魯滅之可知矣。然取國與滅國

終有異蓋脅為附庸令其屬已如取須句根牟鄟鄣之類非必盡夷其社稷也若夫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能左右之曰以環而攻之曰圍聚兵守之曰戍敵去而躡之曰追徙其人民曰遷脅而服之曰降民逃其上曰潰諸如此類不能悉舉皆東遷後相沿之史例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賊害賢良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曰胥曰壇曰削曰正曰殘曰社皆各當其罪而春秋列國互為併吞其名例多於古而胥壇六者無文大抵以侵伐為營私作亂之謀也昭定以後欲求桓文而不可得焉春秋安得不作賊

後世重於君臣禍莫大於弒逆傳於弒君者謂凡書君君無

道書臣臣之罪說者以爲害義之甚而不知東遷後史官之例也弒君之賊本國太史書於策即以名告列國列國之史亦以名書如宋督晉趙盾齊崔杼楚公子比是也若行弒之意出於新君或新君有心庇賊而董狐南史不常有其赴於諸侯謂君無道國人殺之史氏因立稱人稱國之例以爲彼國弒其君彼國人弒其君書國書人一也無所主名之辭耳獲麟後二年續經之文也二十四年夏四月書齊陳恒執其君寘於舒州此記者之特筆執君爲恒弒君非恒而誰至六月書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不書陳恒則史官從告之文而記者因之也可知例出于史氏而非聖人定之矣

諸侯之史大夫書名臣道也其爲國人慕悅則以字與氏告

此東遷後之變例如蔡季自陳歸于蔡紀季以酅入于齊齊仲孫來之類以其事爲賢否不係乎字與氏也有謂大夫賜氏稱公子公孫不知君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是繫也非氏也公孫之子不得言公曾孫以王父字爲氏因以爲族如叔牙稱公子其子玆稱公孫玆之子得臣乃爲叔孫叔者牙之字所謂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季友酰牙立叔孫氏可知僖公卽位俱立三家之後蓋友尚未卒卽賜其孫之氏世爲魯卿所謂生而賜氏也若夫公子公孫則繫耳夫何待於賜哉聘大夫特書名者如秦術楚椒吳札是也或以不書族爲貶則楚遣能伐吳書族未知札于吳何罪能于楚何功且椒以聘而貶而罷以伐而褒也說不可行矣弒君特稱名者

四州吁無知公羊曰當國也穀梁曰弒而代之而齊商人亦當國而何以稱公子也其於宋督宋萬穀梁曰萬宋之卑者督爲太宰胡爲不稱族或曰未賜族也傳明有華父督南宮長萬之文非無族也殺大夫特書名者二得臣宜申是也或亦以爲貶也彼公子側成熊諸人固數書族矣何以于二子而獨去之也然則特稱名者之非貶可知矣或曰史氏之例凡殺大夫皆謂有罪書名何也曰從告也如衛殺孔達以悅於晉辭曰寡人有不令之臣達既伏罪矣敢告可知當時雖賢大夫之戮必文致其罪而史氏因以罪書名其出奔者則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而史臣因以出奔書名有但書殺大夫而不名者僖之篇宋殺其大夫莊之篇曹殺

其大夫之篇宋殺其大夫。史官有無罪不名人衆不名之例。而聖人因其舊文據事直書。或名或否無義例也。杜氏謂聖人書法名卽有罪。而於孔父仇牧荀息洩冶之死。槩加貶斥。則杜之謬也。春秋凡殺罪臣及討弒君之賊與殺忠良無異辭。蓋不告於王。當殺亦罪。況不當殺乎。此聖人之特筆也。凡殺大夫三十二。皆準此。

西周盛時。諸侯有罪。方伯奉命討之。執而歸諸京師。聽命於王。無擅執之而歸者也。傳曰。凡諸侯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蓋强國諱其所以執之故。而以不道於其民告。人者衆辭。以爲衆人討之爾。書執稱人者二十五。皆是也。若聖人書執。未有不惡之也。謂恃兵力之衆。如晉人之執虞公。宋人之執邾子爾。執當其罪者。惟晉厲

討曹負芻之弑君故稱晉侯然晉文執無罪之曹宣亦稱晉侯可知不以書爵爲褒矣其反國或書入或書歸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杜氏曰此條所以明內外之援辨順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例而有不盡合者如衛朔入國係諸侯納之何以不書歸國人方立黔牟未嘗逆朔何以書入也逆臣如孫林父叛臣如趙鞅皆書歸何以不書復入也蓋當時諸侯納朔自嫌抗王而托於國逆之例以告也晉臣黨於林父鞅不以爲大惡故不以復入告也失國復歸並書名史官之愼以有二君也有不名史氏詳畧之異也若以名爲有罪則滕子嬰齊被執何罪而書名以不名爲無罪則曹負芻有罪矣何

以不名也

天子之喪赴至遣上卿奔喪共弔賻器幣至送葬六服諸侯親赴京師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君不親往也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諸侯之夫人弔遣士送葬遣大夫此弔喪會葬之禮經也春秋歷十有二王喪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遣使會之也平桓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而宣如齊奔惠之喪成如晉奔景之喪襄如楚奔康之喪昭如晉且奔少姜之喪史氏揔事肩書以及賵賻含襚之屬無一器焉而周王之崩從無列侯入都門而執紼望人之所傷也列國之喪亦多不循五月之制史於過

期者書其緩不及者書其速不赴者不書亦有來赴而不書葬者如昭十四年莒子去疾卒則意如構憤而不會也大夫書卒不書葬亦有遣上卿葬外大夫者如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是也

一魯史自相例變之例 七則

春秋列國皆有史官而魯史尤著志本國之事則有臣子之道焉如諸侯各以其爵而內稱公諸侯皆稱卒而內稱薨不成喪不書葬會葬隣國曰葬某公皆國初相傳以至春秋無異也然世有升降執政有賢否史官或與爲俛仰而其尊君親上彰善癉惡之意自有存焉者

春秋魯史也大事無不書而不書者有三不告廟不書非君舉不書隱諱不書此史氏相傳之凡例也公行一百七十二而不書其至者九十七夫人之行十二而不書至者十有一此不告廟者也隱元年費伯帥師城郎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皆不書此非君舉而不書也善則歸君惡則歸已蓋言諱也若每事皆諱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故諱惡為禮無隱為直兩者通之亦史例也公羊乃曰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不諱然莊之篇公娶讎女大惡也何以不諱而諱戎之來侵僖元年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辟難而出為事之大既出而入則常事矣何以諱入而不諱孫公羊之說亦妄矣蓋諱之法不一端有隱約其辭

者有辟諱其名者有全隱其事絶不見經者傳述史例曰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諸如此類皆隱約其辭也諱奔曰孫諱殺曰卒諱殺大夫曰刺諸如此類是辟諱其名也諱在外則不書其事如宣九年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諱之也成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魯人辱之而不書也他如文二年適晉不書昭十年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皆諱之也此全隱其事而不見經也雖於聖人之義有合有不合要皆魯史自相傳受之例也說彖

馬氏辨例

史官多諱辭而魯史則終異於列國諱弒君非其志也詳見隱十

一年有所制而不得伸則諱之然大義亦自見焉公之薨於寪
氏也討弒君於寪氏矣繼弒君而不行即位之禮者隱之也
大書曰公即位則公無隱先君之心矣即其無隱先君之忿
而知其與聞乎弒也桓之薨於齊也莊不書即位隱之也而
夫人忽孫於齊知夫人之與聞乎弒也子般之卒也公子慶
父何以如齊閔公之薨也夫人姜氏何以孫慶父何以奔也
則其卒其薨知姜氏與慶父爲之也子惡之卒也夫人姜氏
歸於齊非弒何以大歸也季孫行父又何以如齊謀之於齊
也宜公儼然即位而使公子遂逆女於齊不問而知公與遂
行父之行弒也雖其爲辭聖人間有筆削而大槩則史文也
以是知弒君雖諱而實未嘗諱也淫惡至文姜而極矣從母

之命而忘其父至莊公而極矣史官於會禚會防諸譏跡歷
書八事蓋君舉必書夫人一出一入必書援成例以著其惡
而公及季孫以爲夫人會享其兄弟常事耳使悟其書姦有
不如崔杼之殺太史乎魯史策書遺眞猶存此其徵也
列國皆有史官他國之事苟非赴告莫知其故若傳聞所得
即據而書之是列國無信史矣故會盟侵伐奔放弒殺死喪
災異諸大事非其國告命即吾大夫親蒞其事亦有書有不
書齊氏履謙以爲春秋不從赴告者謬也隱十年傳述史例
曰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
勝不告克不書於策文十四年云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
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此赴告之例之大綱也故有雖告而

不以其實者。如文十四年晉人潛師夜起。敗秦師於令狐。而以戰告。史無由知其未陳也。有告之而異其文者。如宣十年齊崔杼出奔。而舉族以告。史無由書崔杼也。有全沒其事。而以告者。如僖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於晉。殺懷公於高梁。而不書。文六年。楚人滅蓼。臧文仲惜之。而不書。襄十年。王叔奔晉。而不書。皆未告故也。惟哀元年。吳入越。不書。傳曰。吳不告慶。越不告敗。學者疑之。以為夫差方爭伯中原。自喜其功。而置之不告。無是理也。不知經書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斯時吳告諸侯。謂越王殺其父。志在復讎。勾踐一日不殺。父讎一日不報。是以有立庭之呼也。一旦興師破越。入其國都。為宰嚭所愚。而報讎之志頓衰。夫未入越而逃讎。猶可說也。既

入越而赦讎不可說也苟誇入越之功適貽忘讎之恥故并入越而不告也左氏與夫差同時豈有不得其眞者而以此攻傳誤之甚也若夫天王十二而不書崩者三楚十二世而旅以前並不書卒鄭莒薛宿同書其卒鄭息申唐蓼六肥鼓之滅皆不見經諸侯侵伐會盟奔放諸事有傳而無經不能更僕皆不告不書之例也

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也啓蟄建寅之月閉蟄建亥之月龍見建巳之月始殺建酉之月也蓋月分四時間之以閏其節未必恒在其月故四者以中氣言之自此以迄來月三旬之內皆爲祀限故卯月猶可郊而子月猶可烝也禮不卜常祀卜其牲日而魯以郊爲

常祀非禮也不卜而郊郊尤非禮也蓋相沿而不自知其失也郊望詳見僖三十一年凡設壇祈雨曰雩用盛樂曰大雩禮天子大雩帝用盛樂建巳六月祭於天帝遣爲百穀祈膏雨也諸侯雩於封內山川經稱大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者八昭二十七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則旱甚也雩而得雨喜而志雩雩不得雨則禱不雨後災書旱雩常禮也魯書大雩則僭也宗廟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魯以周公爲始祖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太室即世室也杜氏作太廟之室公羊改太爲世無庸也群公曰宮則以諱名宮如桓宮僖宮襄宮是也禰廟曰新宮若夫四時之常祭礿祠烝嘗是也經但言烝嘗而不言礿祠者或曰本周公之典裁約以爲文非也得禮則常祀

不書桓公八年之兩書烝以瀆祀而書也十四年之嘗乙亥嘗以御廩災而書也不然十二公烝嘗多矣豈獨此二年也哉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傳曰魯有禘樂賓有禘祀則僭禘不獨魯矣魯儒托爲成王康周公以自表異乃作明堂位祭統而其實不然也先儒之論禘祫者曰天子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趙東山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魯用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如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大事于太廟晉人亦曰寡君之未禘祀比喪畢而第一禘也自此而後五年再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

廟定八年從事先公夜聚之第三禘此其微也唯第五禘乘見經以無他故則不書也說本東山又公羊以時祭祔田爲常事魯之不勝書必過禮而後書故書見猶貢書嘗禘同攷魯僭郊禘自僖始而僭禘最先閔二年禘於莊公然但用於未入廟之主猶未登郊禘也至僖公以禘代祫用於太廟則眞禘矣嗣後大祫之日皆爲禘自魯遂有禘祫無祫而禘爲常祀夫子因史官之文特存二禘以志僭禘之始而不係於哀姜之致與不致也後凡書禘皆以常禮例之至文二年禘祭忿躋僖公此人倫之大變故書大事著曰舉大禘而大無禮如是乎若仲遂卒猶繹叔弓卒樂去此事變之小者故曰有事因事之大小爲文之詳略也從祀先公其云順祀則正閔公僖公之位云祀先公則合已祧未祧之主

而禘不待言也其不明言禘者蓋無俟乎屢舉禘之名也故魯僭八佾但書初獻六羽而後此之書萬書籥其爲八佾可知也此兩書禘而後此之大事有事從祀之爲禘可知也仍不沒其實矣蓋魯史相傳而聖人筆削之者也或曰郊禘等耳何以屢言郊蓋舍郊無以屬辭也若云有事于上帝罪益彰矣且嫌混於大雩之祭故直曰郊也或又曰經云有事得非時祭乎不知經固大書巳卯烝乙亥嘗矣未聞言有事也且時祭及於五廟不得專書太廟武宮也唯五年大禘之說終不見經意者魯有三年之禘而無五年之大禘殆猶僭祈穀之郊而未嘗僭日至之郊乎

春秋大國之卿會於策而小國無聞大國公侯之國也小國

伯子男之國也然曹伯爵鄭亦伯爵何以曹無大夫而鄭屢書秦亦伯爵何以大夫俱見於經滕薛侯爵也何以滕薛無大夫或曰強弱之分也先王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安有強弱之懸絕哉專以勢力兼併論而不論先王之封國夫豈尊王之義而抑知春秋之無王久矣史不得不因其勢力而詳畧之也鄭之強也始於莊公平王末年敢於交質桓王初立敢於伐喪或合諸侯以離諸侯或聯諸侯以伐諸侯而交親於魯故來歸祊田而鄭大夫見經自此始迫桓文與與楚爭鄭無虛日書名之大夫或執或殺矣鄭之同於大國非鄭之幸也秦自穆公始通中國齊桓已沒晉伯未與一盟晉君使中國無霸而有霸自此而秦大夫之交

於中國者常見於經若曹無大夫而公子首以戰敗書公孫會以待放書邾莒無大夫而三叛人特書鄫世子巫以如晉書而滕薛自同於邾並屬於宋君會稱爵臣會稱人此歷世史文相傳夫子安能溯其封國之舊考其名氏而書之哉時會所流世風之變皆史官以爲例而聖人因之也

魯史諸侯嗣立先君未葬書名如子般卒子野卒是也既葬書子如子卒是也踰年稱公十二公皆同公羊著以爲例而左氏不言例者畧經所已明也微獨魯鄭衞皆然桓十一年鄭莊既葬而世子忽書名鄭伯爵公侯降名稱子則伯子男稱名可知也僖二十五年洮之盟衞侯稱子皆未踰年也當是時降服稱子以自通則主會者書子以告如宋襄陳共陳

懷是也不然則從其恆稱如宋共衛惠衛定是也而其時列國又有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之例如晉獻未葬而奚齊稱子列既葬而卓稱君左氏屢著其例所以示失禮也元凱誤以列國例魯史又以列國例鄭衛故於子卒則曰魯人諱弑以未成君告不知傳言諱弑書卒非諱而書子也於鄭忽之奔謂鄭人賤之以名赴不知例應稱名非賤之而名也於衛成逃之盟謂降名以承父志不知喪自降名非爲承父志也僖九年傳曰公侯在喪稱子喪者三年之喪未踰年而稱子也杜氏曰在喪未葬也則既葬免喪則稱君矣不知此春秋之亂制鄭衛猶不其然晉史更可知也若諸侯書卒別於內也大夫書卒終其事也內女爲夫人書卒爲之服也許嫁書卒成

其喪也王姬書卒主其婚也然以齊襄之婦而魯爲行服其何以慰薨卒者之靈則魯之傾也若外則從告凡喪赴以往日者書往日平王之喪是也以來日者書來日靈王齊桓公靈公是也所赴而異日者再書之陳侯鮑是也不以時告者卽告時書之僖四年冬晉殺太子至五年春來告卽書春是也皆魯史自相傳受者也

一春秋霸國更定之例 五則

聖人之重霸不得已也尊周攘楚不無小補然自此而禮樂征伐操於霸國矣變周之舊章去周之典籍每一令行諸侯風從而史官因以爲成例魯史所書皆從霸國來告之文也

五覇桓公爲盛其所定之例髙出晉之世覇不獨首倡伐楚之謀已也莫重於王世子之位而桓以外藩定之天下不敢搖國本也於世子秪會於宰孔不盟而晉則上盟王子虎於翟泉矣莫大於哀姜淫殺之罪而桓以至親誅之天下不敢有弑逆也而晉且爲臣之訴而執君矣侵伐不與大師大衆故史屢書齊人而晉則無役不連諸侯矣會盟不困小國故小國闕焉晉自文襄以後凡滕薛莒杞邾小邾皆奔命矣莊僖二公書如齊未嘗朝也而晉則魯衛皆屬國矣會于鄄進陳侯於衛上以尊三恪遂終春秋之世而晉則諸侯之進退任意爲之矣張氏溥謂桓所存者中外之大防桓所持者上下之大分有王者起必任之以方伯如唐虞之四岳成周之

二伯焉雖揚之太過然跡其行事亦幾幾近之矣自隱至僖九會盟戰伐之大者皆諸侯主之然十世希不失矣自僖之末以至文宣則諸侯之恣而大夫之張也自宣之末以至襄昭則大夫之恣而諸侯之微也諸侯之權歸於霸國霸國之權主於大夫於是晉卿創為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而公然會伯子男考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是侯伯之卿同命於天子爵不甚懸安得侯之卿同於伯之君也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是三卿為寮采其於上卿不過如論語所謂誾誾與言而已未聞輒以君禮事之且次國之君七命小國之君五命而大

國之卿三命安得以三命之臣與七命五命之君比肩爲耦耶然則春秋何以有是禮天子之卿受田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晉僭天子之禮而晉卿亦自同於天子之卿故謂可以當伯子男之君而諸侯之趨晉卿甚於晉君而或執或廢遂懸於霸國卿大夫之手矣是故荀偃會鄭伯而傳曰爲夷故也史例也澶淵之會不書趙武尊公也趙武德公故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詳見本篇二十七年宋之盟曰晉先晉晉有信也此皆晉史承霸國之告命而變文以書也夫子脩春秋以大夫不當先諸侯則荀偃自居鄭伯下宋之盟趙武先至會則會先趙武史例則非史文猶順用其文不用其例也澶淵之會不爲刊正者存其文明著其失也

西周諸侯無有弑立或有之旋即伏法如魯伯御弑其君懿公而自立宣王即殺伯御是也周官大司馬九伐之制放弑其君則殘之殘者非徒殺之裂其肢體如宋人之醢南宮萬齊人之轘高渠彌之類也大憝何至漏網哉東遷後弑立之君輒倚強國爲援如魯桓弑立與鄭伯會於垂盟於越以固其位然猶未定爲例也故州吁兩會諸侯伐鄭其殺也史不書君逮晉霸興而定爲成例矣弑立之君列于會則諸侯不復討觀成十六年曹人曰若有罪君列諸會可見此例行而宋鮑弑立晉靈定之衛林父逐君晉悼定之而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

舊以大夫稱人爲貶而以書名爲無貶先儒謂桓文之霸盟

有大夫但稱人以爲其國之人耳必世子始得次於小國之君大夫未張也自晉文翟泉之盟則列國大夫上干王子虎矣然猶未主諸侯也大夫主諸侯自晉襄垂隴主士穀晉靈新城主趙盾始而晉大夫橫甚無怪定十年安甫之會君大夫並列矣據事直書其義自見何待稱人以貶哉若以稱人爲貶則隱桓以來外兵非君將皆稱人齊桓之霸伐宋伐鄭伐鄭伐英氏皆人之其皆以爲貶乎殽之役謂以晉子主兵而稱人以貶則凡在喪出會盟而君書爵大夫書名皆褒也昭十一年厥慭之會大夫皆名是按兵不動坐視蔡大子爲虜而春秋猶褒其功也蓋君將稱爵大夫將稱名或稱人若君將或稱人則不以親將告如僖三十年圍鄭晉秦書人是

也如稱人貶君復稱人貶大夫是上下混也被殺書名爲罪
而會盟書名爲榮是褒貶亂也且以貶君者貶大夫是尊之
也安見爲貶以大夫之叛君同上豈一書人而足蔽其辜乎
謂此成公二年以後之史例也晉郤克率四國七大夫戰於
鞍齊人敗績自侈其功而大夫皆書名以榮之魯四卿並書
曹公子首具列焉皆從前未有也是冬楚人盟十二國大夫
於蜀列國之史匿盟畏晉不敢張其事皆稱人自是遂有稱
名爲褒稱人爲貶之例曰蜀之盟何以知非從楚告命之文
也如從楚告蔡許二君必不以失位削之矣晉悼之季賊臣
荀偃爲政士匄趙武士鞅繼之所定之例更爲謬戾當其意
者雖小國之卿亦書其名而與之爲忤雖上國大夫不以名

告左氏作傳遂以爲翟泉以來凡會列國大夫書人者皆史例有意抑之而豈知成公以前何嘗有是哉

諸侯有會同侵伐之事王人序諸侯上畿內諸侯之卿序列國上大夫各序其班無越次也皆以周班後鄭遂有郎之師然其叙三國來戰仍以周班故傳曰先齊衛王爵也雖衰世而古道未盡泯矣自桓文主會霸主序諸侯之上而有子男序侯伯上男序子上者如同盟于幽許男先於滑伯伐楚以後桓先曹伯會淮則先于邢侯同盟蟲牢邾子先於杞伯同盟馬陵莒子邾子先於杞伯以後莒邾恆先於杞是也有世子序小國之君上者襄十年齊世子光序滕子薛伯之上十一年序莒子邾子之上傳以爲先王也蓋齊爲大國而每貳

於晉故悼公因其先至而進之以說於齊也在喪稱子有居本班者有降其班者如葵丘之會宋襄稱子在本班也會溫陳共稱子班鄭之下定四年陳懷稱子班鄭之上杜氏曰皆主會者所為也諸侯之弟攝位受盟稱子衛序鄭之下則僖八年會踐土之叔武是也晉卿序齊宋上自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始也齊卿序宋卿上自襄二年戚之會齊崔杼始也然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王臣蒞盟其載書有與會次不同者踐土之盟齊宋先也而載書則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召陵之會蔡先衛也而傳稱萇宏告劉子乃先衛侯皆王臣以周班為序也楚卿序諸國之上蔡卿序陳上蔡卿序宋上則楚主夏盟而尊其所暱也於是而晉

伯息矣

一魯君臣私定之例　五則

史官載筆時而受命君相而詳畧異焉鄭子產爲政薫隧之盟公孫黑强與之命太史書曰七子而不敢問故昭三年鄭殺黑以大夫書然則君相之意旨史官不得怍之也魯自强臣專國君如寄生史有承其命而書者有畏之而不敢書者無君而托爲尊君媚晉而時爲尊晉例益謬矣

大夫非君命不出竟而或書名或書人有當書名而不名者如齊侯將南陽之甲以靖魯難而曰高子來盟魯人喜之也陳初聘魯而云陳侯使女叔來聘魯人嘉之也皆不書名也

天子之卿恆稱爵大夫書字皆不書名有不當名而名者如歸惠公仲子之賵而書宰咺王越禮而賵且緩而豫凶事故名其宰也桓簒立而天王不討又下聘焉故渠伯糾稱名或曰仍叔之子家父皆聘桓也何以不名曰宰任國政王有過舉則失其職宰冢六卿率使下國則褻其尊魯史疾而名之若大夫奉命其職也無可責也顧以爲夫子褒貶而書字書名則又非也使女叔如宰咺之書名夫子何以知其字使宰咺如女叔之書字夫子何以知其名也衛蒯聵出奔父逐之也如晉殺申生之例稱世子宜也鄭忽之奔弟簒之也何以不得書世子蓋突即位而不以世子告魯復黨突而仇忽故不謂世子也猶之曹爲赤簒羈立踰年而出奔不稱世子赤

不以告而魯史承之也。單一人。而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而內卿可知也。陽處父一人。而或氏或不氏。而外卿可知也。春秋於晉大名氏。一仍舊史之文而已。然則宋昭公之大夫俱書官而不名。或夫子之特筆乎。曰亦史官之例也。公子鮑上結君祖母。下交六卿公族以及國人。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并宋殺其大夫。鮑殺之也。而告於魯曰昭公無道殺大夫之多也。其告司馬之殺。司城之奔。亦猶是也。於是華孫奉鮑之命。結援於魯。襄仲陰附之。而弒成矣。昭弒之後。四國伐宋。而魯獨不與。知華孫之來有力也。以官書者。承告之文。皆以暴其君之無道。而聖人因之。則以見被罪者昭之臣。而來盟者鮑之黨也。宋子哀出奔而不名。亦猶是也。

事非有關於天下一國之故則不書齊鄭朝王盛典也晉鄭納王及晉文勤王大功也而皆不書非夫子削之也尊王之義不明魯人以已不與而不書也鄭昭弒於渠彌子亹殺於齊襄子儀弒於傅瑕而史不之書魯滿於夾以夾爲君也雖齊人之討賊大快人心亦不書也魯抗宋以納無虧無虧見殺魯人恥之故無虧之殺昭之歸皆不書也叔仲彭生不從襄仲之弒逆仲殺之而埋於馬矢之下是忠義之士也而史不書寺林顧氏比之匹夫匹婦之自經而聖人削之何以孔父仇牧之以節書也華溪方氏謂聖人削之殺役人之遷以旌其忠則慶父何以不書卒於齊而翬柔溺挾何以不書其卒也則又曰慶父出奔故也敖亦出奔一請於齊一請於莒

何以赦蔡卒於齊也又謂翬柔溺結背隱之臣臣於桓爲其黨賊而削之而叔仲彭生又以其不黨賊而削之得毋自相背乎公子結於莊十九年始任使命未知其生於隱之世桓之世也桓弒隱時未知有公子結否及卒而追治其黨桓之罪不已苛乎先儒云春秋闕文於桓獨多正月不書王諸臣不書卒皆闕文也杜氏云彭生不卒史官畏遂不敢書也說皆不易而不必過求其義也成之篇齊侯伐北鄙取龍襄之篇季武子取卞昭之篇晉爲杞取成皆不書季孫不欲書也魯政主於季孫季不欲書孰則書之而學者以爲出於聖人之意則愈求愈遠而不得其說也

文宣失政權奸用事此後史例更謬文八年十月壬午公子

遂會晉趙盾於衡雍乙酉會雒戎盟于暴雨書公子遂傳曰珍之也蓋魯人不知其人而珍重之非聖人珍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杜云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夫逆之者尊則夫人益尊豈有卑其逆者而夫人反尊乎此義甚頗而或以爲後人增之理或然也昭十四年晉免意如意如歸自晉傳曰尊晉罪已也號之盟叔孫豹去族傳曰違君命也季孫欲媚晉故平卯之歸去族以媚之若號盟之君命乃季孫假之以令叔孫而叔孫不從因命史官去族以示違命之罰史氏承謬而不敢更也夫子作春

秋以爲史文非大經大法所係者如兩書公子遂順文也於義無傷也上書季孫意如叔孫豹下但書意如豹省文也於辭無害也則從其文而已於豹無貶於遂無褒也閔僖以前魯君主之文宜以後三桓主之而史聽命焉故夫人有不忠不祔而稱夫人薨葬小君者如傳公以夫人逆哀姜也魯人逆合傳意以桓殺之太過而大義昧矣其後成風敬嬴之本並稱夫人君以爲夫人史安得不書夫人也猶之文十二年郕太子來奔而公以諸侯逆之安得不書郕伯也非卿而書獲者如公子友獲莒挐嘉獲之以張其功也外相如不書而齊鄭如紀書之者齊爲紀謀而紀告之也來不見公而亦書如介葛盧來公在會魯人喜能來遠人先儒謂魯

頌稱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卽其事也是君主之而三家附和之也諱君國之恥史例也惟成十六年沙隨公不得見昭十三年平丘不與盟未嘗諱方望溪曰魯至成襄季孫威重過於君沙隨之役行父見執平丘之役意如見執季孫之執不得不書也則公之不得見不與盟亦不敢諱也其說是也夫至於欲諱辱而不敢則其情苦矣或曰何弗并季孫之執諱之曰季氏方以代公之執爲忠而有功於魯史敢諱之乎非公命不書邾庶其以邑來奔時公在晉而宿受之莒牟夷邾黑肱以邑來奔公一在晉一在乾侯而意如受之安得有君命而史書於策者季孫重其地也不奉君命又文宣以後之史例也

吳楚徐越以號舉其恆稱也不從其恆稱而人之爵之則魯人為之也夫豈聖人進之哉傳以前楚使伐皆書荊而來聘獨稱人魯人以其有禮而人之非聖人謂其有禮也傳文以後楚日益強與晉狎主齊盟故列國之侵伐少則稱人眾則稱師君將則稱君卿大夫將稱人而楚亦同於列國焉其於會盟亦然自成二年戰於鞌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自是列國之卿帥師悉書名而楚卿亦同蓋諸侯之視楚猶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事亦同齊晉也徐勢未張吳越後起故常以號舉而徐為齊取舒伐英氏五年會戚吳人與焉故稱人柏舉之戰敗楚救蔡故書爵皆魯人私喜之也入郢之役使從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之例當稱爵然魯以齊晉視楚而吳則外之也使從楚嬰齊伐莒楚人入鄆之例當書人則疑於夫槩等帥師而君駐於柏舉也故既爵於前文後則仍其恒稱以號舉而已昭五年楚子率諸侯伐吳而越常壽過稱人重楚也重楚不得外越也黃池之會兩覇也兩覇不得不爵吳也吳楚徐越皆外裔也而於楚則內之三國則外之外之而或私喜之則稱人稱爵直書其事則從其恒稱皆魯人私意也嗟乎楚强極矣晉日趨於弱使非吳爲之犄其後則泗上十二國安能終春秋之世故柏舉入郢謂有功於中原諸侯可也然則外吳而內楚夫豈聖人之意哉 前半參用通論

讀左補義卷首

綱領下

讀傳者。莫不曰。左氏之傳。史家之宗也。馬得其奇。班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有其一體。皆赫然文名於後。而抑知傳非文也。傳聖人之經也。文極其工。正以發攄經義為工。傳非史也。傳聖經之義也。事極其備。正以闡明經義為備。貌取而遺其神。可乎。綜其十有二普。臚列於篇。非敢謂已盡乎左氏也。學者因是而類伸之。則左氏之旨。有不能更僕者。亦讀左者之一助也。

一躬承聖教

劉子駿云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與親見詳畧不同也自漢迄唐無有異說集解序所謂受經於仲尼不其然乎至唐啖氏助趙氏匡據傳有不更庶長二官皆商君爵級二十之內以爲秦人在戰國之後不知二官秦先有之後增至二十非商君倡之也朱子據傳云虞不臘臘爲秦祭亦謂秦人說者援應劭風俗通義辨之又疑爲楚左史倚相之後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不獨楚爲然即以官爲姓當云左史氏如司馬司空之類不當祇左爲氏夫宣王時有左儒魯有左師展孔子弟子有左人郢安必其爲楚人乎蓋左氏春秋時人也其文雖汪洋奇變而不失三代渾穆之遺黃氏澤曰左春秋時文體全無戰國

意思戰國書戰伐如所謂拔某城下某邑大破之即意擊等語皆左氏所無則項平甫所謂魏人王荆公所謂七國時人皆不攻自破矣趙氏汸猶以稱風稱魯頌商頌爲疑不知皆聖人編詩手定故記述孔子兩引國風孟子亦言魯頌受經仲尼此其徵也太史公以爲魯人劉向別錄亦以爲魯人其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檀弓曾元曾申皆曾子之子史記謂起爲曾子之門人鄒氏經困謂從學于曾子雖未必然然與曾子同時可知也通義又云邱姓郁左邱明之後朱氏經義考云史記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是左邱爲複姓周人以諱事神孔子既卒弟子諱師之名故但書左氏傳而不書左邱理或然也夫事必徵其可據國史非史官不能見夫人以

爲然者也。左氏非世爲史官，安能得如此之詳？非稟命于君，安敢以國史示人？非親炙之久，信聖人，安得如此之篤？說本師說是皆事理之確鑿可據者。班固藝文志謂左邱明魯史官也。其云仲尼思存前聖人業以魯周公之後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則左氏爲魯史官可知正樂必謀之樂官，脩春秋必謀之史官，史官欲成夫子之志，請于君爲之。脩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也。亦黍黄氏不然，夫子安得而見國史？且反魯後不過歲月間，其成之能如是之速哉？左氏之言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春秋雖經聖人之筆削，而藏之太史氏，人不能盡見，故欲其君相宣布于國中，使大義彰著，爲萬世法。信乎左氏之爲魯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唯恐其不昭明于天下也。

或曰續經二年門弟子爲之非也高弟雖多未見國史且二傳必共聞之何以俱止於獲麟竊以爲左氏續之也欲顯聖師之卒續經而爲之傳傳者釋經者也無經安得有傳哀公十七年以後家氏以爲邱明旣卒其子孫續成之是也世學國史述前人之事故王守溪氏以哀公後文頗不類竊意國語亦猶傳者裒集以補內傳所未備故鑒氏以內外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之筆也然則左氏魯史而得與於聖人之春秋猶師摯爲樂官而得與於正樂乎師摯未經執贄于門牆左氏安必入室而稱弟子故史公以爲魯君子而不入弟子之列傳也然未嘗不以師禮事吾夫子時相同必年相若共事斯經篤信之久卽以爲受經于仲尼可也左邱明恥之某

亦恥之。從斯人其誰與歸。

一親見策書

史官紀事之體有二。曰策書。曰記載。策書者。提綱挈領。辭簡而該。諸侯以是告。即以是書。而聖人有因乎史文者。有不從史文者。有刪去史文者。晉董狐書趙盾弒其君。齊太史執簡而書崔杼之弒。而經無異詞。則因乎史文者也。溫之會。晉侯名王而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甯殖謂其子曰。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叔孫昭子謂意如。亦曰子以出君成名。經乃爲自奔自孫之辭。則聖人自爲立義。不從史文者也。其餘多據策書之文。而刪其體之常者。事之不足爲法戒者。班叔皮所云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是也。記載者窮源竟委

辭繁而不殺如周志晉乘鄭書楚書之類與春秋之體迥不相侔杜預曰仲尼皆承策爲經謂但據策書而不雜以記載也左氏親見當時策書而知聖經大義所在因以列國記載之事詳叙於編以闡其義杜預所謂博采衆記是也

一尊王重霸

左氏之義首在尊王尊王不得不重霸而讀者據孟子而曰聖人黜霸夫以萬世之人心而論則霸者當黜以春秋時勢而論則霸者當尊霸之當黜也爲其於仁義而假之陽爲尊周室之名陰遂其自私自利之實也故孔子以爲器小孟子以爲三王罪人然假乎仁義者猶知仁義之爲美也陽爲尊周室之名者猶知周室之當尊也嗟乎東遷之後天子之喪

求賻求金不能應至王室不能以喪赴天王帥諸侯以討寤生不朝之罪而射王中肩此時求一假仁仗義以尊天子者其可得乎官受方物脩其職貢使衰周猶繫乎人心霸者之力也猾夏者楚也有霸以後止有一楚無霸以前秦晉齊宋皆楚也小國日就夷滅矣齊桓創霸存三亡國義聲震於天下而諸侯不敢肆自桓晉文至悼世爲盟主慱尊周恤小之美名不敢負諸夏之尺土也受小國之愬而時合諸侯以討之執之也雖楚之横暴猶挫其鋒惴惴恐霸者之議其後不然旋何人斯肯存三國而不有哉迨襄二十七年宋之盟而南北分衡定七年緘之盟而天下無霸於是七雄起小國滅而周鼎亦移然則桓文於三王爲罪人而視春秋之諸侯則

功臣也管仲於聖賢爲器小而視春秋之卿大夫則仁人也此孔子所以仁管仲而孟子亦稱桓公爲盛也

一 寢兵息民

左氏敘戰具有六韜三畧之奇故古來名將無不熟讀左氏杜征南軍興旁午取以自隨非無意也讀者幾疑其爲兵家者流此明人王長民陳錫元黎美周朱倫木諸君左氏兵法之所爲作也不知左氏之義不貴用兵而在寢兵不忍殘民而在息民於州吁則云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於宋殤公則云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於陳桓則云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以親仁善鄰爲寶以搆怨殘民爲惡與春秋無義戰之旨脗合故春秋猶爲近

古使當七國方以首功多者爲上將安得聞斯言也故攘楚者霸者之烈也而以名陵爲盛服鄭者爭霸之事也而以三駕爲優蓋予其不嗜殺人也僖十九年宋襄求霸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而舉文王爲法吳師救陳延州來季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逆退師以爲其名此與當時所未有傳所昔之爲春秋之法信乎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止戈爲武不殺爲仁蓋寢兵息民春秋之志也

一 羽翼六經 二則

自三易行而龜卜之說微而傳曰筮短龜長自周易行而連山歸藏之制廢而左氏猶存三易之說自王弼註易而京房焦贛蜀才虞翻之說俱微左氏則占主三易而兼用雜占之

辭於引誓可知古文尙書之為後出於有窮滅夏而知史遷夏紀之疎於命晉以唐誥命魯以伯禽而知周書之未備於引詩可知鄭風二十一篇絕無淫女之謔浪於朝廟典章可知武王周公之大禮大樂未盡泯於春秋傳且為功於羣經所謂五經之餘泒而古聖人之羽翮也

周衰禮廢聖人作春秋以維之傳之發明經義者皆所以維周禮也田制壞矣傳述夫子之言曰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而知稅畝田賦之為厚斂也軍制壞矣傳載晉初一軍繼為三軍五軍六行而州兵而崇卒齊為先驅中軍貳廣駟乘楚為左廣右廣鄭為先偏後伍宋為鸛鵝魯乃始而益兵繼而專兵後而分國而知

卯甲作軍舍軍之爲亂法也講武之田不時矣傳曰農隙以講事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知大蒐大閱之非時制也朝覲之禮不行矣傳曰非天子不稽首朝以正班爵之位帥長幼之序諸侯殽於朝會加一等公當饗卿當燕而知朝於王所離出入三覲猶非禮也九伐之法不振矣傳曰以王命討不庭諸侯敵王所愾則賜以彤弓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諸侯不相遺俘而知擅興撥伐者之非道也司徒之封疆廢矣傳曰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以降而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溝塗相限不使戎車是利而知取田歸田堀田之非制也十二荒政不修矣傳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而知告糴之爲末務也司爟之禁不修

矣傳言出火納火不得其節則火出而章必火大而伏水火交而致火宋占星而爲火備節修德而不復火而知成周宣榭火及內外災之由於人道也大行人之邦交不明矣傳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七姓從王王賜之騂旄之盟而知春秋之書會書盟皆非古也宗伯之典不著矣傳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有取於楚昭若晉祀夏郊亦有禘祀魯以禘樂賓祭宋以桑林饗賓而知吉禘卜郊之非禮也馮相保章之職不修矣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言閏也三辰有災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又曰伐鼓於朝用幣於社言救日也而歸其要於愼政一日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而知日食星變之務修省也五禮六樂之教不明矣傳載周公之辭形鹽衆仲之論舞佾甯武不拜彤弓穆叔三拜鹿鳴以及子大叔晏平仲周伶蔡墨之徒皆暢言其所得傳備錄之而知凡變禮易樂者之必誅也他如力役則非時而書雖時亦書馬政則日中而出日入而入水政則北陸藏冰西陸頒冰諸如此類不能悉數其有功於周禮者大也

一表裏論語

聖人之心法具見於論語而左氏無不與之表裏微獨桓之正文之諡景之無稱武子之愚武仲要君之類班班可考也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三致意焉然後知禮讓之可與爲國

猶揭小人之情狀然後可與知言變患之來以天爲斷不屑
屑與小人爭得失然後可與知命治人必先立本用民必先
教民而貴戰敗則不盡其情本之節愛敬信時使以論政治
本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品隲人物孔子志在東周世莫
之宗春秋所由作也凡低回於周之德三代之治如季札如
韓起即依如祝鮀猶必備錄其文蓋無一不以聖人之心爲
心也或謂左氏熟習史事以求合於論語則又不然於弗狃
之叛無名孔子之文於齊景公無君君臣臣之對不載太宰
之問後世因不知其爲吳爲宋不載南子請見後人因誤爲
南蒯於陳無絕糧事於宋無向魋欲殺事於齊無歸女樂事
其他遺漏不可勝計而七十子之附見者落落如晨星誠以

春秋者天子之事論語者一家之書例不同而文亦別也

一屬辭比事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者聚合其上文下文之辭比事者連比其相類相反之事孔氏以會同褒貶分言之非也左氏本此義以作傳如周鄭交質大書王崩及曰王未葬也觀其屬辭而知取麥取禾竊生伐天子之喪也晉悼服鄭而驕楚共臨沒而悔趙武之新政偷安屈建之新政敏肅此於比事而知楚强晉弱之故也若夫經之屬辭比事顯然可見者傳每舍其大而論其細如天王歸賵不言賵惠賵仲子之非以屬辭已明而但以緩慈爲非禮也澶淵之會不以不討蔡般弒君爲非以比事已明而但譏其無歸也若一傳之

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見一人之事前後相絜而是非昭晉楚俱用夾寫傷楚强之由於晉衰也魯鄭每爲並敘傷季孫之不如鄭臣也抉盛衰之關立事爲之矩莫不舉一例餘而旁通四達桓與文相比襄靈厲悼與桓文相比而升降可見伯未興之前與有伯相比有伯之後與無伯相比而世變可知條理燦著脉絡貫通觸處皆屬辭比事之旨也

一文緩旨遠

東萊氏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而意獨至唯左傳爲然卽杜氏所謂其文緩其旨遠也蘇籀雙溪集載張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云惟卽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不敢輕論也此深知左氏

之用心得其文緩旨遠之趣張氏本此作通訓一書必有先得我心者惜乎未之見也蓋左氏之傳或長篇而餘情自永或隻字而函蓋無遺有似刺而實褒者如洩冶之傳引詩之類是也有似褒而實刺者如宋之盟虢之會是也有補經所未備者如曲沃兼翼晉鄭納王之類是也有略經所已明者如北杏諸會皆不叙列國之類是也前有綱領後有歸宿各爲數十年之始終各篇見而必兼義精仁熟之言以爲表臬其尤要者則在無文之文如齊人之弑商人由公子元而通篇絕不言元宋人弑杵臼由公子鮑而通篇絕不言鮑而元與鮑已隱躍於字句之間諸如此類其可以輕心掉之乎蓋奉二百四十二年之經而就之導之一以貫之使人悠然會其

旨皆所謂其文緩其旨遠而不肯盡言者也

一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故其辭多恕

或曰左氏論人多溢美之辭故范氏以為誣昌黎以為浮夸其信然乎曰溢美之辭蓋述史官之意也苟就其行事之迹而不論其從來之心但執其偏端之是而不求其錯見之謬如鄭莊之入許以為有禮而不計其利許之心也楚莊入陳予其存國而忘其置二克之惡也諸侯朝聘往來昏禮納幣逆女之類俱謂之禮蓋當時以玉帛相見為禮而以干戈相接為禍故文九年傳大書曰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身為國史史例所在從而述之其於聖經之義兩不相與也安得盡以義法求之

一言有不驗。事有未詳。故其說非誣　三則

或曰。左氏之億中。未必可信。而其記載。安必其可據乎。三良殉死。知秦之不復東征。乃至孝公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季札聞齊風。謂國未可量。而齊篡於田氏。聞鄭風。以為先亡。而鄭後獲麟一百四年滅於韓。虢之會。公孫揮以國弱齊惡為各發。而二子無憂。昭四年渾罕言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先亡。而滕滅於宋王偃。於諸姬最後。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而衛至秦二世始廢。蓋歷四百二十六年也。魯三家至戰國無聞。知已滅也。而云季氏亡則魯不昌。若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而傳不能知其人。傳十九年宋人執滕宣公。昭二十七年邾快來奔。傳不能舉其事。莊二

十六年經自爲經傳自爲傳獲麟後二年往往無傳予謂有其不驗可以知其驗者之非妄也有其不能盡知可以知其所知者之非無據也

左氏好言前知然其爲前知者不外見乎筮龜動乎四體二語亭林顧氏曰天文五行之學愈疎則多中愈密則愈多不中春秋時言天者不過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驗之日食星孛之類五緯之中但言歲星而餘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簡也而其所許者往往在於君卿大夫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其說也易知而其驗也不爽其他則筮龜而已言筮不過貞悔互變之象言龜不過雨霽蒙驛之常則其所謂前知者非猶後世穿鑿之論也且城濮之戰其兆在鄉

可知楚成子玉卜吉而凶也衛侯將過五氏卜之龜焦而卒受齊邑是又卜凶而吉也史多載其驗者不載其不驗者而說者以為事後之附會夫自漢以來卜筮奇中者多矣而春秋卜筮獨不許其一中乎

左氏之論事往往歸之天道後儒多議之夫王曰天王亦曰天子則天命天討天若付之矣周之盛也天監在茲上帝臨汝君即天也及其衰也芮伯凡伯家父之徒作詩呼天非呼天也呼君也東遷以後雅詩既亡無贊天之謀恪天之事而亦無能呼天以入告者人事日益微而天事有權天方授楚致毒中原天將興晉遂為世霸皆天之厭周德也他如陳氏篡齊兆先伏於揖觸季孫竊魯占已見於莊信凡當時之言

星言卜言筮言夢率多奇中而探諸禍善福淫之天道有不爽者有甚爽者晉覇之衰也卿大夫營殖私家其於當爲之事多援天以遂其婾惰甚而般之弑父虔之弑君拱手以待天誅陳蔡復由需之天數則居天位而食天祿者何爲乎故春秋之世有天事而無人事也其實闇劣如魯昭即無季孫何必不奔昏庸如齊景即無陳氏何必不亂亦人事耳否則晨門沮溺之見高出聖人矣豈其然哉萇叔欲支天而賊臣殺之聖人欲回天而列國沮之迨三蠱黜見西狩獲麟聖人告終之兆也故經以獲麟終而續經以孔子卒止嗚呼春秋之天亂世之天也天之爲亂世之天者春秋之君相爲之也左氏傳以天爲樞紐其大旨如此

一小疵而大醇

左氏受經於仲尼非卽仲尼也春秋夫子晚年之筆夫子旣卒左氏乃為作傳非一字一句而承聖訓為之也其於大者不謬矣而學問之小疵解旨之失當不能免也子產聖人以為惠人其將卒告子太叔之言大非聖人居上以寬為本之旨此誤採鄭書而失之者許傳以為面縛銜璧頼子亦以為面縛此誤採楚書而未經刪去者魯哀姜與聞弑齊桓討之而傳以為已甚宋元公非厚葬之僭侈仲幾不能將順葬如先君而傳以為有禮黃池之會吳語云吳公先歃則淫名夫也而傳猶據晉乘之文下背上曰叛上背下亦曰叛如王叛王孫蘇是也背盟主曰叛背蠻夷亦曰叛如諸小國合楚

歸晉。皆曰叛楚是也。一字不慎。大義有乖。如此類者不一。皆失之也。亦有左氏本未嘗誤而簡編滅漶劉歆並補葺之而失者。韓之戰。穆姬登臺以請而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數語古本俱無以稱公子爲稱族稱族爲尊君命以去公子爲舍族以舍族爲尊夫人。史墨豢龍之說。與范匄相左。鸜鵒之謠。絕不類西周。氣象。而其文俱工使人有魚目混珠之嘆至韓魏多嘉予之詞。趙鞅多隱約之語。或其子孫當七國之世。避禍而潤飾之。未可知也。然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後之言春。秋者。不能出其範圍。其立論與聖人實相符契。豈可以一節。之疵。而疑其全體之粹哉。

一闡幽而微顯

文中子謂三傳作春秋散退之贈盧仝詩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不讀公穀猶可以意逆之不讀左氏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蓋經有無待傳而明者屬辭比事無不可見其槩也若州蒲之弑自成九年伐鄭之後幾書並不見經至十八年忽書晉人弑君微傳安知弑君之爲書也鄭伯如會卒於鄵微傳安知爲髡弑也楚子麇以疾卒微傳安知其爲圍弑也他如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微傳則相傳爲佞人也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微傳則或以爲自媒也文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微傳則且以爲淫泆也定四年吳入郢微傳則以爲撻平王之墓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目而且辱及昭王之母也家氏鉉翁曰使左氏不爲此

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故左氏傳為聖學之階梯實全經之管鑰